

梅里美中短篇小说全集

张冠尧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梅里美中短篇小说全集

张冠尧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Prosper Mérimée
ROMANS ET NOUVELLES

Bibliothèque de la Pleiade
Éditions Gallimar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梅里美中短篇小说全集/(法)梅里美著;张冠尧译.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8

ISBN 7-02-002353-3

I. 梅… II. ①梅…②张…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
法国-近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6)第 08999 号。

责任编辑:傅勇强

装帧设计:秦 龙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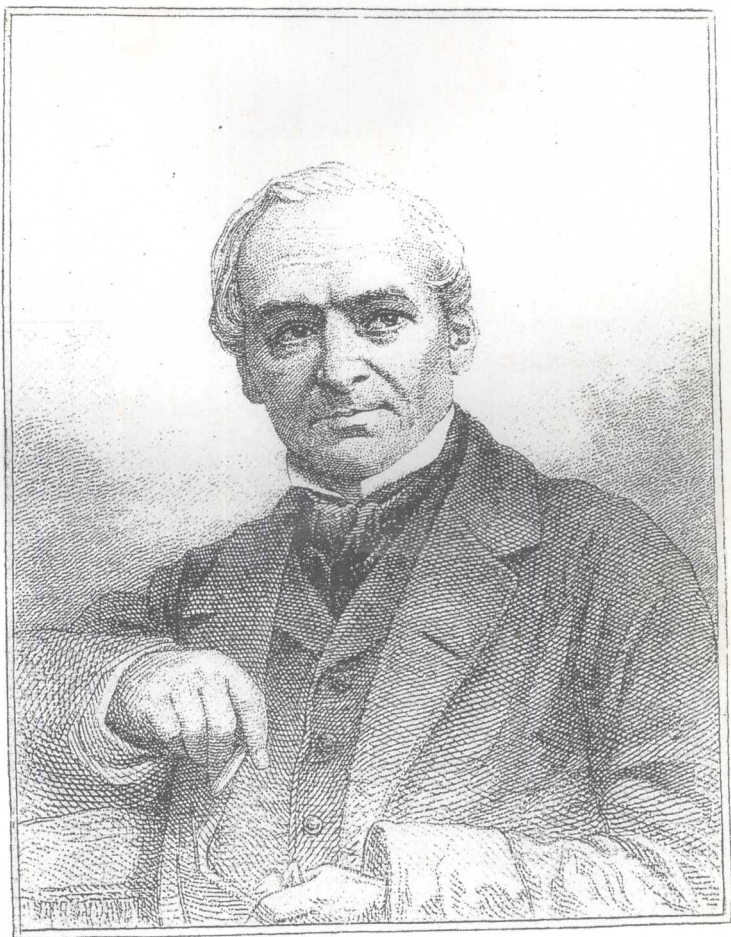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504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1.75 插页 3

199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定价 29.50 元



作者像

目 次

梅里美与他的作品	张冠尧 1
马铁奥大义灭亲	1
查理十一的幻觉	15
勇克棱堡	23
塔曼戈喋血贩奴船	29
费德里哥	50
古瓶恨	61
一盘棋	88
西班牙来信	
——寄与巴黎杂志社社长	105
阴差阳错	159
炼狱之魂	224
伊尔的美神	284
✓高龙芭	317
风尘血泪	449
✓卡尔曼	496
奥班神甫	554
吕克莱斯夫人街	569
蓝色房间	594
熊人洛奇	609

琼玛	652
----------	-----

补 篇

决斗	667
----------	-----

一场战役	675
------------	-----

龙地诺的故事	680
--------------	-----

梅里美与他的作品

十九世纪是法国文学史上最光辉灿烂的时代。文坛巨匠巴尔扎克以广角镜般的慧眼，深刻透视了光怪陆离的资产阶级社会，写出了洋洋数十卷的《人间喜剧》；浪漫主义领袖雨果则以如椽之笔，批恶扬善，一出《欧那尼》揭开了文学史的新篇章；自然主义宗师左拉从实证主义哲学出发，像外科医生那样，通过遗传和环境的角度，剖析人的性格和思想，创作了由二十部长篇小说组成的宏篇巨著《卢贡—马卡尔家族》，还有缪塞、维尼、乔治·桑等一连串光耀文坛的名字，使人有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之感。但在这气势磅礴的世纪交响乐中飘出了一把小提琴悠扬嘹亮的声音，虽然没有钢琴的深沉博大，却如天籁横空，响遏行云，使人耳目一新，这就是梅里美的中、短篇小说。

如果你问法国人是否看过梅里美的《卡尔曼》，他会认为是一种侮辱。的确，提起梅里美一八四七年发表的这部中篇小说来，可以说无人不知，有口皆碑。自从一八七五年法国著名作曲家比才将之编成歌剧《卡门》以后，卡尔曼这部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更是不胫而走，名传遐迩了。这部作品是他创作生涯的最高峰，文学上的代表作，是他经过十五年的酝酿，浓缩了在西班牙各地的见闻，研究了波希米亚人（即吉卜赛人）的生活习惯和语言，最后才瓜熟蒂落，一气呵成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窥见梅里美写作态度的严谨，正如我国古人所说，十年磨一剑；自然霜刃如雪，锋利无比了。

梅里美在写出惊世之作以前,经过了长期艰苦的探索和实践。

一八〇三年,他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画家,师承法国新古典主义大师大卫,当过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的议员,站在新兴的资产阶级一边,反对没落的封建主义势力,在复辟时期被流放。母亲也擅长绘画。梅里美从小在艺术和革命的气氛中成长,从父母那里继承了对艺术的热爱,又从当时革命中感受到伟大时代的脉搏,这无疑对他日后文学创作的风格和倾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梅里美在青年时代已经对文学艺术发生兴趣,在素描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虽然碍于父命,进入大学攻习法律,并取得了律师文凭,但终其一生,始终没有踏入法律界之门。毕业的翌年,便拿起了笔,投入文学创作。一八二五年,发表化名作品《克拉拉·加苏尔戏剧集》,所收入的短剧内容均为讽刺西班牙封建宫廷的故事,从风格上被认为是戏剧方面浪漫主义向古典主义发动的初次攻击,打破了传统的三一律,无异一股清新的空气,引发了正在萌生的浪漫主义嫩芽,虽是小小的投枪,但功不可没。初试啼声,便知英物,这部早期的作品不仅显示了作者的文学才能,也表现了作者对当时充满诱人色彩的西班牙浓厚的兴趣。为后来他的一连串有关这个国家的作品如《西班牙来信》、《卡尔曼》等埋下了伏笔。

一八二八年,梅里美发表了化名历史剧《雅克团》,叙述十四世纪法国农民起义反对封建压迫者的故事。雅克是贵族对农民的鄙称。当时阶级矛盾严重,农民受到的压迫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于是揭竿而起,在约翰神甫的率领下,联合因官府逼迫而落草为寇的绿林好汉,反抗贵族的统治。在紧要关头,有钱人站在封建领主一边,而广大工匠则支持农民。贵族勾结英国浪人

进行镇压。起义军由于缺乏经验而终归失败。此剧的结构虽稍嫌粗糙,人物刻画也不够细致,但却反映了十四世纪社会的主要矛盾,即农民与封建统治者的矛盾,指出了天下的贫苦人始终是一家,而富人和贵族归根结底也会联手对付广大的被压迫者这条真理。从这个剧可以看出,梅里美尽管成长于专政复辟时期,对过去拿破仑时代轰轰烈烈的革命仍然难以忘怀,对封建阶级的残暴抱着强烈的不满。这种情绪在翌年他出版的长篇小说《查理九世时代轶事》中更有进一步的表现。

这部长篇小说再现了十六世纪法国封建王室和反动教会屠杀宗教改革者新教徒的圣巴托罗缪事件。其矛头仍然像《雅克团》一样,指向封建统治者和教会凶残杀戮异己的暴行。梅里美以质朴无华的词句,通过事实而不是长篇大论去表明自己的爱与憎,但读者在客观的叙述下,毫无困难地看得出作者的内心倾向。

就在同一年,梅里美开始创作短篇小说,并专心致志在这个方向发展,写出了一连串脍炙人口的名篇。像《马铁奥·法尔戈内》,以洗练的笔触,初次使法国科西嘉岛粗犷的民风呈现在读者眼前。小说描写了一位仗义疏财、连官府也惧怕三分的豪杰,因爱子出卖了被官军追捕的绿林好汉而大义灭亲,杀子以谢天下。马铁奥·法尔戈内这个人物似乎比《水浒传》中杀惜的宋江更高了一个层次。宋江杀惜是担心自己与梁山好汉的关系被揭露,而马铁奥杀子则是铁面无私,为了顾全绿林豪客间的义气,不惜手戕亲生的儿子,这种做法,今天看来似乎荒谬,但在封建社会,却是江湖人士维护彼此之间的团结所必须采取的手段。小说的中心人物马铁奥·法尔戈内写来形象饱满,尽管没有连篇累牍的描绘,给人的印象却十分深刻。

同年,梅里美又在《法兰西杂志》上发表了另一个短篇小说

《勇克棱堡》，重现了一八一二年九月法国军队攻克俄军在莫斯科附近一个棱堡的英勇战绩。根据历史记载，此役双方的阵亡人数均在六千人以上，可见战况的惨烈。法军官兵前仆后继，终于在高喊“皇帝万岁！”声中冲进了棱堡。应该指出，梅里美在完成这篇小说的创作时，拿破仑失败已经是十四年前的事了。但人民虽然身处王朝复辟时代，却没有忘记拿破仑叱咤风云，法兰西军队横扫欧陆各封建王朝的辉煌岁月。作家在这里反映了人民的情绪。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曾经这样写道：“请您想想，如果连作战的英雄气概也失去了，那么法兰西民族还剩下什么呢？”由此可见，梅里美对过去充满了依恋之情，而不是追逐时尚，向复辟王朝唱赞美歌。

梅里美小说的主题不仅有对过去英雄时代的怀念，也有对当代社会丑恶现象的鞭挞。他继承了十八世纪先贤如孟德斯鸠、伏尔泰的人道主义传统，写出了揭露和批判贩卖黑奴这种罪恶行径的名篇《塔曼戈》。我们知道，在一八一五年的维也纳大会上，欧洲各主要国家都在禁止贩卖黑奴的声明上签了字，但禁之不力，因而禁而不止。贩奴者依然大有人在，而且更隐蔽，方法更残酷，手段更毒辣。小说的主人公是非洲部落的首长，也是掳掠和贩卖自己同胞的人贩子。他与白人船长勒鲁勾结，干着这罪恶的营生。不料天网恢恢，后来也被狡诈凶残的船长掳上了贩奴船，与前一天被他卖给白人的黑奴一样监禁在舱底，忍受着非人的对待。他逐渐从迷惘中清醒过来，鼓动黑奴奋起反抗。他的转变获得了同胞们的原谅。经过一场浴血苦战，以他为首的黑奴把船长和所有的船员杀光，但是却没有能力驾驭那艘“只听从白人命令”的帆船，返回非洲。在海上漂流的过程中，黑人们一个个饥渴而死。只有塔曼戈一人半死不活地被一艘英国船救起，但亦难以还乡，终于悲惨地在伦敦了却残生。这篇小说文

笔朴实无华，没有令人厌烦的心理描写，有的只是强烈的讽刺，除了对贩奴的行为进行了无情的抨击之外，还揭示了一条真理，就是：一个民族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必须掌握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否则，即使获得了解放也难以保卫并最终会再度失去宝贵的自由。塔曼戈和他的同胞打碎了身上的枷锁，但却不懂得使用罗盘和船帆，终于也逃脱不了悲惨的结局。

随着《塔曼戈》的发表，梅里美短篇小说的创作开始进入高潮。一八三〇年又发表了描写上流社会男女之间嫉妒心理的《古瓶恨》和赌徒作弊获胜后悔恨交加，除了死亡无法解脱的《一盘棋》。是年六月，他遨游梦寐以求的西班牙。他并不停留在首都马德里，而是走遍了科尔多瓦、塞维利亚、卡迪斯、瓦伦西亚和巴塞罗那。旅途所至，广泛搜集各地的民风 and 传说，以充实自己的文学创作。这期间，他写了书信体的游记《西班牙来信》，对西班牙斗牛的风俗和异邦人物，甚至当地行刑的经过都有精辟的描绘，词句简练，往往着墨不多，而人物和情景已跃然纸上。

梅里美兴趣广泛，涉猎颇多，举凡历史、考古、哲学，甚至星相学，都有很深的造诣，并精通多种语言，除了拉丁语、希腊语和一般的欧洲语言如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英语外，对吉卜赛语（即波希米亚语）、立陶宛语也有研究，这一点在以后的作品如《伊尔的美神》、《卡尔曼》、《洛奇》中充分显示出来，使作品增加了不少与众不同的韵味和异国情调。他是少有的把语言研究的知识与文学创作结合得天衣无缝的作家之一。

一八三四年，他被任命为历史文物考察官。这一职务给他提供了周游列国，广泛接触各地风土人情的机会，陆续发表了叙述西班牙传说中的风流浪子唐璜如何放下屠刀、改恶从善的《炼狱之魂》，和充满神秘色彩的《伊尔的美神》。

一八三九年，梅里美与好友司汤达联袂同游科西嘉。这次

行程中耳闻目睹的一切重又唤起他在写《马铁奥·法尔戈内》时所产生的创作冲动。这个地中海的岛屿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原属意大利,一七六八年才割让与法国。但居民始终保留着独特的风俗习惯和语言,并不把自己看作是法国人。爱好研究和猎奇的梅里美像探险者进入神秘而未经开垦的处女地一样,根据搜集到的资料,欣然命笔,写下了传世之作中篇小说《高龙芭》。小说记录的是科西嘉岛上特有的“家族仇杀”这一古老风俗,即家族中一个成员受辱或被害,其他成员有向对方及其家族复仇的责任,这种仇杀代代相传,迄无了期。小说的主人公高龙芭是一位美丽刚强而又聪明过人、能够出口成歌的山村少女,有敢作敢为之风,无柔媚纤弱之态。因为父亲被律师出身的村长父子谋害而死,便千方百计鼓动原在法国当兵、拿破仑失败后被迫退役的兄长奥托回乡为父报仇。而在法国受教育、具有法制观念的兄长却认为谋杀证据不足,更兼离乡已久,父死多年,复仇观念已经淡薄,不愿贸然从事。回到家乡以后,经不起妹妹多次巧计安排,复仇之念再度萌生。终于在一次遭敌伏击之中,虽身受重伤,仍然发制人,将村长的两个儿子,一枪一个,结果了性命,报了杀父的血海深仇。小说不仅塑造了高龙芭这个有智有勇的科西嘉少女的形象,还把她与奥托的女友、英国上流社会的小姐莉迪亚作了比较,一个是大自然的女儿,纯朴粗豪,另一个是文明社会的千金,温文典雅,各有其可爱之处,但作者似乎对前者情有独钟,不吝笔墨,而以后者为烘托,形成巨大的反差,加上十九世纪科西嘉的山川景物,使人有处身于另一个世界的感觉。全篇情节紧凑,结构严密,达到了无懈可击的程度。而对绿林好汉的描写,比《马铁奥·法尔戈内》又进了一步,给人的印象是,这些得罪了官府而亡命山林草泽的所谓强盗,并非一味作奸犯科之辈,他们获得人民的同情,在关键时刻,能够冒被抓

入狱的危险，挺身而出，申张正义。他们与那个因王朝复辟，靠关系当上了村长，横行乡里，随意杀人的律师之间的区别是善与恶、正与邪的区别。这就是表现在人物刻画上作者的美学观点。山村野人，化外之民，比起文明绅士、多谋律师，自有其可爱之处。这一点，在四年后他所写的《阿尔赛娜·吉约》中表现得更为具体。因社会的不公而沦落风尘的女子阿尔赛娜有一颗真诚善良的心，而那位以上帝名义行善济世的上流贵妇德·彼埃纳夫人实际上不过是个冷酷无情的虚伪君子，难怪小说一经面世便引来社交界的贵人们一片声讨责难了。

一八四三年，梅里美以考古和研究历史文物的成绩被选为铭文和美术学院院士，翌年，又获得了法兰西学院院士的荣衔。此时，他在短篇小说的创作上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一八四七年发表的《卡尔曼》使他名垂不朽。这部脍炙人口的名篇其实无须介绍，凡是对外国文学稍感兴趣的人无不知道那个桀骜不驯、大胆泼辣、敢爱敢恨、把自由看得高于一切的波希米亚姑娘。她视国家律例和社会道德如无物，完全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别人得罪了她，她毫无顾忌地报复。为了免受缱绻之苦，她怂恿押送她的士兵何塞放了她。而何塞因为爱上她，宁愿做了走私犯。但他天性嫉妒，最后虽然成了她的罗姆（波希米亚语：丈夫），却失去了她的爱情。卡尔曼认为他们之间的缘分已尽，宁愿被他亲手杀掉也不愿继续爱他。小说把故事的情节和对波希米亚这个民族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卡尔曼是否就是这个四海为家、没有祖国的民族的缩影呢？这个问题我们留给历史学家、人种学家和民俗学家去回答，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波希米亚人热爱自由，他们有自己的道德标准，愿意无拘无束地生活。他们都鄙视现代文明，所以往往被看作是现代社会中未开化的野人。梅里美把何塞和卡尔曼这两个人物作了比较。当何塞触犯了法

律，成了现代文明社会叛逆者的时候，他是卡尔曼的同路人，而一旦他心中萌生了嫉妒这一文明人自私的感情时，他们之间便产生了裂痕，终于演变成水火不容的矛盾。这种冲突是文明与自然的冲突，是桎梏与自由的对立，即使何塞最后让步，卡尔曼仍忠于自己的理想，知道他们之间这种冲突是不可调和的，将来也必然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重复出现，故而拒绝屈服，宁死也不妥协，因为她追求自由生活的理想已经破灭，她的精神支柱崩溃，生命对她也就无所谓了。而何塞则为了爱情，宁愿放弃到美洲安分守己地过日子，答应重操走私的旧业，在最后关头表现动摇。两个人物，两种性格，对比何其鲜明。何塞表面是铮铮铁汉，其实内心软弱，卡尔曼外貌娇媚而意志坚强。相形之下，更显得卡尔曼对理想的忠贞。无论世人从何种角度，对卡尔曼有什么看法，也不能不承认这一点。这也许就是卡尔曼这个人物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缘故。

《卡尔曼》标志着梅里美创作生涯的顶峰，但并非一蹴而就，作品凝聚着他长期积累、观察和思考的努力。事实上，从一八三〇年第一次西班牙之行起，他便对流传在民间的有关何塞·马利亚这个绿林好汉的故事感兴趣。在《西班牙来信》中，他已塑造了这个人物的雏型，而在他的素描集里，一个波希米亚姑娘即未来卡尔曼的轮廓也早已出现。一八四〇年再度访问西班牙时，他进一步丰富了这两个人物的形象。所以，一八四五年的《卡尔曼》是他长期酝酿的结果，无论在人物的刻画和情节的安排上都堪称是他文学上的代表作。

从一八四八年起，梅里美出入宫廷，成为拿破仑三世之妻王后欧仁妮沙龙的常客，宴游征逐，过着上流社会声色犬马的生活。壮志消沉，一连十多年，没有再从事写作。即使后来重新提起笔来，也无非为了娱悦沙龙中的贵妇名媛，不是格调不高，便

站了起来，走到离草堆十步远的地方。士兵们立刻去翻草堆。

只见干草动处，一个满身血污的人手持匕首钻了出来。他想站起来，但身上的伤口已经干了，使他没法站直。他倒了下去，队长扑上前，夺下他的匕首。尽管他拼命反抗，但很快便被五花大绑地捆了起来。

吉阿内托像捆柴那样躺在地上。他转过头，向走近前来的福图纳多说道：

“狗娘养的……！”他的声音里更多的是蔑视而不是愤怒。

孩子把从他那里得到的银币掷还给他，觉得自己已不配再拥有这块银币了。但那名绿林客似乎对他的行动不屑一顾，只是十分冷静地对队长说：

“亲爱的加姆巴，我走不了路，您只好把我背进城了。”

“你刚才跑得比豹子还快。”逮住他的队长冷酷地回了一句，“不过，你放心好了，能捉到你我高兴极了，就算背着你走四公里也不会累。再说，伙计，我们会用树枝和你的斗篷给你做个担架，到了克莱斯波里农庄，就可以弄到马了。”

“好吧，”犯人说道，“请你们在担架上铺些麦草，让我稍为舒服点。”

士兵们正忙着，一些人用栗子树的树枝做担架，其他的则给吉阿内托包扎伤口。突然间，马铁奥·法尔戈内和他妻子在通向莽林的一条小道的拐角处出现了。女的背着一大口袋栗子，弯着腰，艰难地走着，而做丈夫的则大模大样地手里只拿着一支步枪，肩上又挎着一支，因为男人除了枪，其它什么也不背，否则有失身份。

一看见兵，马铁奥脑子里的第一个想法是，这些兵是来抓他的。可是为什么有这个念头呢？难道他和官府有什么纠葛不成？没有。他名声很好，正所谓是一个“有声望的人物”。但他

是科西嘉人，一个山民，而科西嘉的山民只要好好回忆一下，很少没犯过诸如开枪、动刀、打架这样的事。马铁奥比任何人心里都更加坦然，因为十多年以来，他从未举枪对付过别人。但他仍然小心翼翼，摆好架势，准备必要时可以自卫。

“老婆子，”他对吉乌赛芭说道，“把口袋放下，做好准备。”

女的立刻照办。马铁奥把身上背的枪交给她，因为打起来，这支枪可能会碍事。然后，他把手中的枪装上火药，沿着道旁的大树缓缓向自己的房子前进，准备一旦对方有哪怕一点点敌对的表示便扑到最粗的一棵树干后面，凭借树干的掩护开火。他妻子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后，提着他那支替换的火枪和子弹袋。一个能干的家庭妇女在战斗中的任务就是给丈夫往枪里装弹药。

而队长那方面，他看见马铁奥举着枪，手按扳机，一步步向前走来，不禁提心吊胆，心想，如果万一马铁奥是吉阿内托的亲戚或者朋友而想给予援手，他两支枪里的子弹一定能击中我们当中的两个人；就像把信投进邮箱一样容易，而如果他不顾亲戚情份向我瞄准，那就完了！……

正在彷徨无计的时候，他突然作出了一个非常勇敢的决定，就是一个人迎上前去，像老朋友一样把事情给马铁奥讲清楚。但他觉得他和马铁奥之间那段短短的距离长得吓人。

“喂，老伙计，”他大声嚷道，“你好吗，哥们儿，我是加姆巴，你的表弟。”

马铁奥停下脚步，一句话也没回答。听着对方说话，他把枪口逐渐向上抬起。等队长来到他跟前，枪口已经指向天空。

“你好，兄弟^①，”队长说着把手向他伸了过来，“很久没见到

① 科西嘉人见面时彼此的称呼。

你了。”

“你好，兄弟。”

“我是路过此地来看看你和表嫂佩芭^①。今天，我们赶了一大段路，可是累也值得，因为我们大有所获。我们刚刚抓住吉阿内托·萨恩彼埃罗。”

“谢天谢地！”吉乌赛芭叫了起来，“上周他还偷了我们一只奶羊哩！”

加姆巴听了这几句话很高兴。

“可怜的家伙，”马铁奥说道，“他肚子饿呀！”

“那混蛋像头狮子那样顽抗，”队长有点委屈地继续说道，“他杀了我一个士兵，完了还不满足，又把上士夏尔东的胳膊打断了；不过这没什么，那只是个法国人^②……然后便躲起来，藏得神不知，鬼不觉。要不是我的小表侄福图纳多，我怎么也找不到他。”

“福图纳多！”马铁奥失声叫了起来。

“福图纳多！”吉乌赛芭也喊了一声。

“对，吉阿内托藏在那边一堆干草里面，但小表侄戳穿了他的花招，因此，我一定把这件事告诉他的班长叔叔，让他叔叔给他寄件漂亮的礼物来作为酬劳。我还要在呈送给代理检察长的报告中写上他和你的名字。”

“真可恶！”马铁奥低声说了一句。

说着，他们来到那一小队人马跟前。吉阿内托已经躺到了担架上，准备走了。当他看见马铁奥和加姆巴在一起的时候，他冷笑了一声，回过头来冲着房子的门槛啐了一口说：

① 佩芭，吉乌赛芭的爱称。

② 科西嘉人有自己的文化和语言，虽属法国，但视法国人如外人。